

求是堂文集卷之三

梓潼帝君化書序

柴桑文德異著



易不云乎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不過水火風雷
山澤之間動之撓之燥之說之潤之始終之以成變化
而已萬物固一物也易又不云乎一陰一陽之謂道陰
陽不測之謂神則一陰一陽靜極而動動極而靜生盡
而死死盡而生道之自然無可疑者所貴乎君子窮神
知化窮神之所以神斯知化之所以化一心之神與兩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一

間之神無二神也一心之化與千古之化無兩化也不
知求之一心而以冥漠之神爲神恢詭之化爲化則歸
於方士之誕而已矣異哉莊子之言化也曰浸假而化
子之左臂以爲鷄子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子之右臂
以爲彈子因以求鶚炙浸假而化子之尻以爲輪以神
爲馬子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此爲誕者耳臂何自而應
爲鷄爲彈尻何因而得爲輪爲馬人苟無心造物失鑄
故化者非由他化也自心而已至若譚峭之言化多本
於庶幾而元結之言化更原於孤憤戲論綺語與大聖

人所謂竊神知化者遠矣近時士大夫喜傳梓潼帝君七十二化之書余亦取而讀之淌洗倏忽佛老之奇恠非常木有過之者然余特信之而不敢以爲誕者蓋生天生地生萬物皆此一物耳此一物正而爲仁義禮智信之五性五性有五性之成功邪而爲喜怒憂懼愛惡欲之七情七情有七情之餘報形立而影不隨聲彰而響不越此理之絕無也帝君且然而况衆人哉按圖志帝君姓張諱亞子其先越雋人以復母仇徙劍州之七曲山仕晉戰沒唐元宗西狩封左丞僖宗加濟順王宋封

英顯王元加號爲文昌司祿宏仁大帝故至今稱帝君云化書自以爲孝友張仲仲之與亞子世代雖遙乎而爲子則孝爲臣則忠則始終一心也始終一心則始終一身也可矣有化者有化化者化者係乎人之業化化者係乎人之眞眞則千塵不可滅而業乃一日不能逃以帝君之爲人爲鬼爲神爲龍皆業爲之也而帝君之爲人爲鬼爲神爲龍而終不失帝君本來之面目者則眞爲之也七十二化之書其帝君之不測歟抑卽帝君之妙爲言者歟是刻也德化司訓何君始之大令張君

助之太守陳君成之善信樂以從者若而人具列別板
余爲論其大著者以告焉

李氏宗譜序

余讀古史漢魏六朝以迄於唐莫不貴族姓重門第立
中正之吏設禁婚之家庶姓單寒得以自見于當世者
寡矣至宋以來此風少減而族譜之尊其所自如故也
余常病之漢之著姓莫大于隴西之李至陵降後遂人
人耻言隴西及唐有天下不肯禘涼王而後代衰微或
追帝李冊爲玄元或追帝皇陶爲德明陶以官名聃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三
以樹號樹之不可爲官官之不可爲樹易明也而唐再
禘之則亦自疑其祖也唐且自疑其祖而况後世乎傳
曰古者紀於遠今者則不紀於遠紀於近近猶近信云
爾余友文學李君子襟資田皆後來之秀一時之選也
一日以宗譜見示弁以韓國公之序且曰祖自鬱林後
十一世太傅衛公徙建昌之磨刀里其子軒再遷瑞昌
之清湓山今多徙居邑中不一要皆軒之苗裔也其猶
紀於近不紀於遠之遺意歟夫人除拓跋以前孰非五
帝三王之子然諸侯尚不敢祖天子大夫尚不敢祖諸

侯士庶顧越而上之豈禮也哉李氏諸君之賢而循循然紀於近余有取焉清溢在秦山上吾家之屏山也四峯特起而中有池若盆清澈可鑑生菱芡甚盛隆冬不竭志稱卽盆浦之源則繆也旁有高阜相傳爲秦王墓考晉書符堅敗肥水時有子降晉詔安置江州或卒埋於其山歟或夏有他贈王歟不可得而知也余族與李氏世爲睦隣世爲懿戚其人率多倜儻君子好理義敦詩書一望而知其爲名家子孫今能明信其所自出聯爲譜牒以求光大以式孝友豈不韙歟夫吾鄉蒙稱理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四

學節義文章之鄉天下亦甘心少讓焉而李氏代有其人史不勝書視唐歷之卜世卜年夏遠矣又何必韓國之侈言君相爲哉

夏龍溪先生遺集序

嗚呼世有先正位介顯晦之間名當滅沒之際而丘隴穴在著述靡畱此後學之攸責也瑞昌夏先生與余元舅御史大夫道亭公往還蓋明隆萬間進士云昌邑有白龍泉元人碑記稱漢槐里侯老隱遯于斯以能扞邑大患故祠祀之至今說者多謂龍泉所鍾代生偉俊先

生與潘先輩交甚密一時同舉于鄉故先生別號龍溪
潘亦別號龍田二龍之名頗著及南潘卒於計偕而先
生得第所以周旋于患難生死者甚厚世以此高之然
亦仕止于尚書郎學不見大施于時子孫又不能繼起
以光大其譽聞邑人之知先生者蓋亦寡矣友人潘子
澹生避雨村舍從其家敝簾中得遺文一帙蛙螭不全
漸理而錄之一日持以示余余太息久之十二牧之貢
凡金三品土五色羽革齒毛銀鏤砮磬皆有禪于當世
而區區一恠石似無所足用而得廁於包匭之後何也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五

真其所少也多可而少恠也先生之文博大平雅有古
人之遺風絕不字雕句琢季龔月練以爭一旦之新奇
故人不甚傳之不知菽粟之取其塞腸胃而布帛之可
以敵風寒雖有疇人終不能舍而勿用也余考於前朝
唐之文盛始於元和宋之文盛始於慶曆而有明之文
亦莫盛于隆萬時皆中葉七才子固專以詩鳴而吾郡
九崖余公倡爲古文實與王季分驪共馳夏先生自在
狎主齊盟之列惜乎生也晚者不見其唱和一時之盛
也澹生與同社翼生子衿正子楚先諸君子共謀梓之

邑令江公在潛領袖英絕爲大文人聞之自欣然樂觀厥成表彰先正以風厲後學賢有司主之于上諸君子佐之於下豈但存一邑之文獻已哉

復齋自訓編序

古昔之稱訓也曰惟帝其訓蓋亦以道之大原出于天之義也九峯薛子不推而遠之于天乃引而近之于自有自訓編銘若干由身心以外皆切于人生日用之物其語簡意奧石鼓金鼎不能過也余竊憶湯銘載于禮記武銘備于逸書後雖繼作皆無浚切于自者惟橫渠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六

東西二章稍爲費辭適不違湯武之典則此銘之高曾也近世喋言學道講院艸浚一丈毋論掎擊吾儒機權一網卽如宋之陳末康明之李溫陵亦同優俳戲論他何誅焉薛子以方山先生裔孫慨然古學卽相明心卽空合理家學淵源世道領袖其斯人之徒歟然余又有疑于九峯佛氏稱世界無衆生乃肯成佛真人亦以度盡世人然後飛昇儒者猶刻論之曰二氏自私自利云耳而訓何必以自爲也設有問自爲誰者得無曰渠原不是我歟矣下有三儂之語未審九峯子惟是真阿儂識得

眞阿儂則諸訓銘言皆傳神寫照於阿堵中也

古今賦會序

桐城陳默公先生著書連屋凡二十種中有古今賦會評註計一千三百三十篇明以後續入者尚未列目焉以比古之富人千畝竹千畝茜千樹橘皆可比於封君不足以比默公二十分之一也沈攸之有言苟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以默公之書之富不敏如余數十年屈首尚不能卒業焉豈不倍恨也哉然公寓書稱賦適分類創編思盡括古今之勝俾天壤間人物悉以韻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七

語刻畫而出無復遁情子雲稱熟于賦自能作賦則知西京以前賦已不可勝會登高可爲大夫之才何代蔑有今之一千三百餘篇猶存乎見少也默公病聰以難陀之聽爲自在之觀絕利一源百行俱下審音子野尚莫踰焉韻語之流連低徊辟如觀松喬之偉觀而不必聽笙簧之謾謾瞻瀑布之奇曠而不必驚雷霆之轟轟斯無聲之聲聲之至也歟余竊謂文惟一致而賦濬二源一則苟卿賦雲之類所謂友風而子雨大抵根於理爲多也一則宋玉賦風之類所謂雌蜺而雄王大抵根

於情爲多也毋論理中有情情中有理合之則雙美離
之則兩傷而賦之茫茫於騷騷之不河漢於三百一也
古人又謂有賦之辭不如有賦之心辭之麗而滂不如
辭之麗而則是乃滂蕩乎情則止乎理心乃情理之準
也子雲能情理之準美厥靈根雖耄期作焉可矣亦奚
悔夫壯夫不爲哉以默公之學之富已括盡古今之勝
矣叟欲韻語刻畫人物入之不同有如其面號物之數
也萬氤氳動植禹鼎不能盡繪農艸不能盡嘗周公勾
股不能盡量度而賦者欲使之無遜情得無漏萬掛一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八

安慶阮孝子傳序

建武李觀作袁州學記二三子值不幸時臣當死忠子
當死孝是死忠孝者秀才之金科玉律耳然余以爲死
也者死則心安不死則心必不安古之君子勇于一死
非有異于棹楫之榮也非有期於史冊之光也非有希
於懸吊味嘆之景行也吾安吾心而已辛亥客安慶縉

閱新志見篤行有秀才阮之鈺遇賊母老不能逃遂殉
以死余讀而悲之旣而訪於友人知之鈺字韜甫博學
能文事父養志五十年死且廬墓蓋孝其天性也一日
其子湛以名諸生持實錄謁余而屬以序其事因爲論
之曰士固有幸不幸時也遇則疏國爵稱太君否亦躍
鱗殺鷄以致養焉幸也不幸上焉者介推之母甘心偕
隱次焉者范滂之母顧顏與難下焉者徐庶聞母獲方
寸亂而追奔耳至右刻劍而對漢使割裾而渡中朝雖
躋五等爵如王陵稱第一流如溫嶠千古下心代爲之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九

不安二公心何以安哉况乎獷寇爲厲合城受屠白刃
交前黃耆踣地孝子當此人旣誰何天不可問惟有一
死上蒼所生他遑問哉語曰人定可以勝天天定可以
勝人阮子雖死死固不朽其子又能光大高明益張其
父於不朽阮氏之天定矣陳畱自六朝以來代多賢雋
而安慶諸阮近猶傑出佃夫嗣宗雖不可以一槩論若
孝子之卓犖豈但族望固爲一郡之芝蘭爲壽朝之鸞
鷺近古設學造士效彰彰若是于李觀言益信有徵

近古之書如唐杜氏之通典宋鄭漁仲之通志元馬貴
予之通考皆大書也而司馬文正之通鑑尤大書之切
者也他若史通其小者也白虎風俗二通又其小者也
今之學者能於前大小七通讀其書而悉其辭通其所
通亦可謂眇矣近者廖昆湖使君夏成正字通一書屬
余序之夫彼七通匪字曷以通之哉然字不正無以自
通其通也無以自通其通曷以通七通之所通并以通
七通之所不通也乎故正字通尤大書之切者也嘗攷
倉頡古文之行于世歷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聖年踰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十
二千莫之敢淪至周宣而小變秦始皇而大變漢魏而下
不勝變矣然至楷而極至楷之形與聲而並極譬之詩
然自上古歌謠變而爲風雅頌風雅頌變而爲騷騷變
而爲樂府樂府變而爲選體選體變而爲律然至律而
極矣詩不得變律而爲詩字不得變楷而爲字其義一
也然字之形與聲不可不講也形則眉目耳鼻口高下
不可得而易也聲則喉齒牙舌唇清濁不可得而淆也
劉向之書不傳鴻寶而傳說苑楊雄之集不傳奇字而
傳方言何也說苑則字形如編貝而鴻寶則秘圖似符

咒耳方言則字音如味吠奇字則呼吃似鬼魅耳且不
但形若聲也而義有在爾雅之外而類有在山海經之
表者如芻尼之爲鵠伊尼之爲鹿祈連之爲天唐述之
爲鬼服匿之爲器吉貝多之爲綿三昧之不可以三釋
九隆之不可以九詮直行橫行聊舉一二有終身讀書
而不識字者矣不識其形一如帝虎是也不識其音二
如吳與中原是也不識其義三如三昧與九隆是也苟
無以正之俚俚然如瞽者之無相亦何方之嚮乎作露
布而不知體鑄鐵券而不知式固不學之愆也然學士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十一

家作古文辭繭縛於三五百字之中數見叠出時而爲
賢喆時而爲屠沽皆此字耳而字之維艱固有劉宴之
所不能盡正而韓愈之所不能盡識者童而習之壯而
察之貴而不厭詢之老而不厭學之庶免于戾乎使君
之爲此書也縣日也博矣廬山紫霄峯上傳有神禹之
字而寺觀字蹟多唐宰相韓休魯公顏真卿之輩使君
休沐之暇惟古字是嗜又合許氏說文王氏備攷梅氏
字彙廣輯而大成焉其有加于學者豈在七通下哉有
明唐公順之馮公從吾丘公濬鄭公曉章公潢鄧公元

錫各著書爲八大編近有集之爲八編者亦菘林之球琅也使後之君子取典志攷鑑四大通史風俗白虎三小通并正字通而集爲八通焉則八編八通可左列爲高辛右列爲高陽二族天下奇書卽不盡讀天下奇字卽不盡問無不可矣

無錫成氏久徵集序

無錫成二鴻先生以名孝廉著教諭事於懷寧謝官已十餘年矣尚寓居盛唐山下作文起堂以詩酒自娛謀將歸無錫裝聚六世祖像於一軸自題曰家慶圖又集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十三

誌銘狀贊及遺詩軼事曰久徵集命余序之余與先生交爲文章德道且齊年生也先生之六代卽余六代敢不敬而大書其事乎讀其書論其世成氏之明德遠矣宜其盛也子房名臣而難蓋去疾之祖曲逆賢相而懼貽陰禍于孫六世如一日六世之人如一人六世之孝友德業聲譽才華如一人一日之身嗚呼盛哉語曰松栢不生培塿蓋言其基淺也蔽牛之幹勢必據乎窠龍棲鴟之枝氣自占乎葱鬱所託各有當也然余攷傳六世祖生元至正庚子距今康熙壬子蓋已三百餘年中

歷有明二祖列宗傳世十二而成氏止六世何歟蓋六世古菴公四十五始生高祖御史澹菴公澹菴公四十二始生曾祖學諭艸亭公艸亭公六十四始生祖文學九河公九河公五十七始生父文學振菴公振菴公四十一始生我二鴻先生約計五十年爲一世也三百年六世不亦允乎少讀史記周歷唐虞夏商之久凡千餘年止十六王學者莫不疑其脫悞以成氏方之正自合耳雖有岐出而前後六世且四單傳余曾學孰植矣花之美者秀穎應艱木之珍者苞固必緩安見鼠耳兔目亦是堂文集

卷之三

十三

七年而後名其物者一旦而頓于霄千林而全蔽日乎先生澄懷曠志追踪古人逸什奇篇恣懷今代門內則文孫玉樹門外則第子芝蘭不終客乎高橋方始反乎初服他日尋龜山之新院登石羊之故阡與先生烹惠泉班荆坐瞻拜圖像誼等登堂不止延陵結交異代而已

巖栖志序

余交雷岸少相暱老未嘗不相規也外相謔中未嘗不相敬也雷岸登上第拜夕郎直響聞天下矣豈假徑捷

索價高者何巖栖云哉迨辭纓反褐舍車而徒雖不巖
栖無所栖矣雷岸嗜學比於錢癖嗜書比於畫癖嗜著
作比於水滸嗜流覽比於山賊巖而栖栖而志志山響
何栖所訪也志學源圭液蒨旨何栖所修也志楹告詩
細何栖所教也志三遊何栖所廣也志觴餘何栖所諧
也志尚友何栖所託也憶疇昔雷岸忽登啟事幾幾將
奪所栖曰所不奪吾栖吾不以金衣炎帝者有如日其
貞也如是無何山蛟三千舞於壑吹屋大之石如沫余
意栖縱不爲人奪且爲天奪矣卒如金剛座不動欲做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十四

古瑞室頌頌之以儷德焉雷岸屬余髫其志獻之曰我
且爲郭象譚峭子若何雷岸色動余卒無以髫之也意
者其推陳也如遇鮑姑之艾以炷贅疣其領新也如得
麻姑之爪以搔背癢其醉心也如飲中山之酒三歲而
須糜幾腐其染指也如供摩詰之飯七日而毛孔皆香
雷岸乖龍雖割而繡虎彌彰獺祭雖陳而羶羊自掛近
代文士莫或淪焉鄉曲之評人也目雷岸爲汝南亦或
目余爲蜀郡海寓之評文也目雷岸爲涪水亦或目余
爲湖州先一飯誠有之而行義若文筆余且冥泮然翁

之矣今日共成一禿翁政不知千年之後而知余兩人姓名詢其遺書否也

四書大全輯要補序

余性懶生平治經書靜思默誦而已屏注疏集註大全都不甘聞于子史佛經道錄中亦遣遣義與經書合然合者半忤者半矣老年無事取大全閱之始信四海五嶽都在座中河圖洛書不須門外吾所用之心皆古人已費之心吾所存之說皆古人已棄之說也說經者辟之如祖之象于尸也尸不真則祖不著矣然謂尸卽祖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十五

可乎辟之又如神之降于巫也巫不信則神不靈矣然謂巫卽神可乎夥而傳之謂之臚曲而通之謂之譯臚焉譯焉意焉而已經則形也說經者影也時文影外之影罔兩也時文止可作優孟叔敖虎賁中郎觀而說書猶臚人譯史不說則不通矣宋之大儒固推朱元晦善譚書然元晦譚經濟則陳同甫與之忤談性命則陸子靜與之忤天下之言固不可得而一也今日論定元晦之爲元晦同甫之爲同甫子靜之爲子靜自若也不相妨也吾鄉艾千子羽翼元晦浚切著明而千子忤雲間

夏彛仲陳臥子甚淺三人皆余友節義文章具可千古
後日論定千子之爲千子彛仲之爲彛仲臥子之爲臥
子自若也不相妨也天下之言固不可得而一也清江
訥菴楊先生惇行博物績學鋤經遠宗考亭近和東鄉
互採諸家衷定一說爲四書大全輯要補以教于學宮
傳於海內問序于余余不敏何足以知之竊聞之楊子
曰一闕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闕
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訥菴儼然嚴師矣
雖欲不以平自任得乎是書也藏諸國學載造人倫列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十六

在經筵一匡皇極經師易人師難訥菴兼之余卒業而
悔老學之無適于用也猶幸其與聞也

九江府志序

謹按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卽有九江郡矣漢因之然
考漢書九江所統濶遠徼與今不合或者謂江州爲九
江殆非也晉渡江荆揚爲巨鎮疑外重割兩鎮數屬郡
立爲江州或寓治豫章或寓治武昌無常所是九江特
江州一郡非主名或者又謂潯陽爲九江抑非也穀梁
曰水以北爲陽九江背潯江宜名尋陰不宜名尋陽宋

書柳元景統薛安都等十二軍發湓口武陵王駿發尋陽是二地也九江有湓口不知尋陽所在憶讀竹書紀年記周康王十八年巡狩九江之廬山今水簾泉尚名康王谷則九江以廬山爲表識斷可知矣禹貢釋文烏白江蚌江烏江嘉靡江吹江源江廩江提江箇江爲九江殊汗漫不可辨已今天下同文大修郡志甚盛舉也太守漢陽江公繹以命不佞翼典其事翼壯不如人今老矣家無藏書舊聞放失循古以來官師人士絕不能貫珠編貝以信於來茲固辭不允乃薦剡同郡名雋碩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十七

儒闈分局異各任一條闕月始成爲翼補苴隙漏塗易論焉不能萬一謹獻于公公博物高文橫絕一代董狐司其稱於取裁然愚以爲九江立郡以來稱循良者莫敢求叔庠均叔庠渡虎不如公之賑荒蠲屯也齒歲且不爲灾况虎乎叔庠投巫不如公之興學造士也異教且不爲害况巫乎九江三省參會水陸俱衝車蓋樓船應接不暇萑苻伏莽搜剔亦艱公退食委蛇或結交陶白於異代徜徉湖中或進訪未遠於二林興寄方外悠閒自適紓餘爲妍夏成此書垂之久遠几千里之興除

與百代之因慕如觀理于掌上如聚米於目中可謂詳
慎矣德翼僅一書記弭不律供隄廩以從事朝夕爲役
曾無一勞後次第其事列序于公後惟有慚惶而已

志序

郡邑形勢非可逆睹也九地之法五土之宜胥于圖焉
是徵志圖考

先王疆理眈夫遠近察乎內外以相維也代以時興變
通朕制志建置沿革

天有定垣地有分屬廣狹長短數或差池氣運因之各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十八

爲徵應志星野

疆場之役一彼一此吳楚錯衡荆揚交隸沿漢以來不
無異同志疆域

郡有祭主是曰山川廬名德鎮江號安流一帶津梁莫
不備焉志山川

古有教化風俗乃成然教化本也淳者因之澆者利用
革在良有司志風俗

王公設險利建維城是郡築昉灌嬰呼爲灌城曹翰怒
其難攻竟墮七尺志城池

郡鮮水患利涉大川然山漲雨瀑走石飛沙恒滄田明
遑遑爲災志水防

地衝而塹難奉桐珪然漢置異姓九江迺封明班郡藩
瑞昌爰冊志封建

天實生民司牧養之耗可以蕃亾可以集雖不宜料然
燈火日多版籍日益矣志戶口

賦出于田雖由古哉塗泥之鄉賦則恒絀匪地不良人
功實鮮志田賦

千里之郡生物實多取節用時地不愛寶然上供天府
不是堂文集

卷之三

下前民用蓋亦不多志物產

非牧不治非民不食設官分職固其所也然事棘則添
時平或撤不常厥員志職官

嚮明而治以辨等威非適己也兵燹之後或燬或存民
力普存待時而動志公署

賢士大夫出于鄉學鄉學人材之本也先儒教化涵濡
聖真比之黉宮號爲六廟志學校

前朝薦辟近代科名綱紀人倫模楷國是一代之選一
方之才厥繫重焉志選舉

有功于民載在祀典崇報之私百世不替政之所先疇
敢忘之志祠祀

先賢往矣莫之景行衣冠攸藏敢不祗肅陵名下馬墜
感臥麟志陵墓

占人遠矣蹟之傳疑然一丘一壑一觴一詠具有風流
式昭明德志古蹟

廬嶽古謠呼天子障孝建之初江州起義逆劭授首爰
基中興志帝王

區區畏壘歲計有餘尸祝社稷奔走遑後矧我明辟光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二十

照前人志名宦

光嶽之氣降于人中爲英爲賢升聞厥世利物則功守
已斯德宜勒不腐志人物

艸孝于根肢忠于首胎厥天性不期而然聖人所旌若
子攸則志孝義

厥有坤貞大於乾始蠲聲庶姓蜚秀民間宣文義成誥
勅或缺志烈女

流覽山泉棲遲日月交遊日廣託寄良濼雖非解人已
同耆舊志流寓

士各有志堯舜許由寧捐盛世或罹否時續不及人情
如傲物志隱逸

四海之外五經之表固自有人或慕丹丘或祈堯率誠
至斯感未或失誣志僊釋

百家之學皆道一隅變之斯通拘而多畏材有獨絕名
亦暉如志方伎

古昔結構元氣所苞琬琰珪璋百世寶之棄而不採必
瞽于學志藝文

所見異詞一不可執亾是烏有各伸其遷蓋離之則兩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二十一

傷合之斯雙美志雜辨

賑粥紀事序

余嘗持論天地之有灾猶人身之有病耳人身非樂得
其病天地豈樂爲其灾哉說者謂地方罪重合龍鎖水
是上帝躬白起之行無故而坑數十萬命也縱使有罪
蒼鷹乳虎不一平反昊天斷知不忍爲矣人有病恃命
于醫天有灾恃命于賑宰相御醫也守令一郡一邑之
醫也士若庶人曉方書挾奇技間行下里窮鄉以濟國
醫之所不及是亦一命附也辛亥之灾江舒二州亾古

未有余偶客萬松見之急一葉以歸而千里盡燐矣九
江士大夫經兵燹後坐視嗷嗷雖解脉訣絕無藥資惟
慚愧哀矜而已龍眠諸君子繼撫軍守令而起設廠施
粥活數十萬人如姚君蟄存等雖曰活人實爲補天不
智者謂天實饑人而人賑之是謂逆天然則太上之報
一雀一龜之得全莫不延世以賞豈數十萬之命不及
一雀一龜之微哉上帝若曰斯人也是代我鞠人謀人
也我且愧之我且感之必矣然諸君子不爲受異口之
報而爲之也生同時居同地心實不忍義且難辭猛力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三

篤行得遂爲快如是已耳報且不計而又計名乎則刻
斯紀事者何余謂之曰此醫案也已驗之良方也療一
人之奇病且紀之以告後人之類是病者况疫同一時
療至數十萬人而方不傳可乎百年之間人身必不能
無病千歲之運天地必不能無災所恃素問難經世有
爲之學者得以爲之救則幸甚矣則斯刊也非名之爲
也

瑞昌縣志序

江右厲邑以昌名者九六七茲獨別爲瑞者何蓋孫吳

據有江東赤烏時見立國改年實自于此然赤烏特偏
霸之瑞不足爲一邑重余嘗攷歷代祥瑞志凡雲日之
奇露泉之變羽毛之瑰異禾麥之嘉岐莫非瑞也然古
制不栩栩然以爲瑞偏於桓信躬三圭蒲穀二璧謂之
瑞豈非以諸侯分治民安政又時和歲豐鞏一方之城
池奠百里之社稷爲大瑞乎瑞昌固三圭二璧之國也
今之長令古之諸侯也三代雖不易民而治俗有淳澆
地有險易治之煩簡因之江右不處邊徼九江夏踞上
流他邑則水陸交遽瑞昌僻在一隅車蓋之來厨傳之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二十三

飾終歲亾一焉衙鼓弛嚴巷柝絕擊戶夜不閉市晝無
擾士則帶經農惟寶穡肇率車牛遠服賈者少矣伎巧
工作鼓鑄鏤范金刻木亦罕業者惟見窮鄉遠井樹
麻採葛種魚養蜂便號殷尸余高魯卜清湓山之下族
中父老年八九十去邑不三十里而遙談邑中風景如
海中三山老死絕不一至地易俗淳莫如此邑縱無赤
烏亦不可不謂瑞也今奉朝命寓內大修志邑罔有
遺者邑侯江桐城上第來領茲邑平易潔清銳於興事
採畿救恤萬不啻增埤築社復古之河事巨資多取繪

官俸民如罔聞此千年未有之令殆人中之麟鳳朝中之景卿真瑞令也已侯備覽典籍山川秀逸人物黜淡未免興慨于斯然自服侯之教以來鹿鳴鷹揚歌于鄉者且與他邑爭長繁高矣是其效也昔唐毛貞輔夢吞日旣寤腹猶熱問御史楊廷式此夢瑞甚大非君所能當以君而言應得赤烏塲官也夫赤烏一場官夢且如此而况赤烏大令乎侯之成此志也事核而該辭簡而雅稱一邑之良史云余家濼濼之間實部下民也覽侯之爲政終當爲天下瑞豈一邑是瑞已哉敢弁言之於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三十四

右

江西通志序

列國有風詩季札觀之列國有史乘丘明採之蓋自古已今天下自京師外隸爲十四省江西亦一大都會也僻處區中遐屏邊徼西不如荆楚之曠東不如吳越之饒南不如閩粵之險北不如淮海之腴歷朝乏亂民亘古無偏霸地勢然也天下共推之嘖嘖曰江西理學節義文章之鄉也十三郡故有通志明嘉靖時所訂業百年於茲矣大中丞董公暨方伯劉公慨然修舉延攬

縉紳譽髦集于求賢之堂而繆施敬于枯株朽木得廁
名于其際分固編氓雖命之淘河尚不敢辭役况嘉命
纂修事乎然才多生讓事煩故辭勸觴莫先築室難定
乃請于劉公曰盍各爲一則乎專則易任分則易成公
諾之余闔而得流寓隱逸仙釋方伎四則殫九十宵旦
乃獲成冊蓋一賢而八九引重爲寓公一賢而八九引
重爲真隱一仙一釋而處處現身庭庭說法一方一技
而無地不掛名無方不著效蓋必綜其實蹟攷其定方
庶不致諠訛貿亂耳四則固亦人物中之一端也嚮者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三五

所稱理學節義文章之鄉者邇水懷伊高山仰止百不
得一焉然諸君子同堂公閱闈室私評就時審品隨材
賦勳不怨於古不苛於今惟其至當而已余亦未嘗不
參末議酌定評云說者類言天下志損于省志省志損
于郡志郡志損于邑志固也然山川疆域今猶古也賦
稅水利今猶古也地不加廣而人物則加多周陸理學
之後更有周陸文謝節義之後更有文謝歐魯文章之
後更有歐魯顧山川疆域賦稅水利不敢或損獨損于
人物何耶異世則善念同時則善妬故也語有之與其

過而廢也寧過而存之恪哉一傳六一抱終身之慚輕
賦一詩鐵崖受殄世之報可不懼哉以余親視記董公
暨劉公怙恃覆幘無辭攸稱天災流行肉骨生死九派
萬戶實嘉賴之以召公之甘棠風乎南國卽以鄩侯之
圖籍頌於上方積毛成裘雖愚夫之一得振衣挈領仍
太史之三長庶幾江西一志文或可遠獻匪無微雜之
十四省以迄京師彪彪蔚蔚良爲信史可藉手以不罹
于罪戾是所望於我公者乎

張孟常書經辨序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三六

盱江張孟常先生以五經名天下與顏壯其揭祝萬相
後先五經具有辨充三致意於尚書云蓋先世文僖龍
盱二公皆以尚書舉第一人千古樸學卽一門之家學
也余少亦以尚書起家朕識闇而不通大義每于蔡註
多掇擊焉天下亦半是之朕未嘗不覺其昨非也憶李
構李當崇禎己卯庚辰間孟嘗尊人道益公令海寧鄞
尚書辨見示屬序之以猥於決獄平反之役藏其書報
命未遑越三十又五年歲在癸丑與孟嘗同修通志于
西江之貢院談及恍朕夢寤朕此書兩家皆化于兵燹

忽於姑蘓書肆一獲之在孟常如見故物如得家珍自
狀式歌以舞而在余如償遺負如報宿業數所不能逃
者也相與一笑抑聞之尚書有古文有今文又有中文
中文不獨余未之見恐孟嘗亦未或之見也此在存而
不論論而不議之域辨固無從矣卽古今二家皆出秦
漢太孔氏未遙或淺近或艱深且不可攷而齊況千百
世之後欲從而辨之乎昔者之辨獄也必以其證項羽
之破秦也士卒無不一以當十其灼見一以當十者諸
侯從壁上觀之足爲証耳不以李陵以五千之衆當十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七

萬之軍斬將奪旗鬼神飲泣太史公一爲言而孝武輒
怒下于理無他莫証故也余讀孟嘗是書也不苟爲辨
辨必有據據必有証証佐明矣誰敢好之朕不能無感
于此請與孟嘗戲余攻尚書而官止尚書卽固輪椎分
定也孟常攻五經視一尚書夾袋中物耳乃官亦止一
尚書卽顧尚書當何等入始勝任而愉快乎

天經或問序

天經或問閩游子子六之書廣昌揭子子宣行之者也
卽茲何先生命余序之余知天也與哉日月星辰以象

經天帝王賢聖以理經天狀經天而不知天經不可經
徑也所以通于天之路經常也歷千世而一天未之或
改豈須問哉三閭大夫曾著天問柳柳州後十朝而答
之應對如響狀問天耳非問天經也以天爲博物老人
掌故多訛不禁覩縷豈胡狀而天胡狀而帝詢其賢身
貴體哉若以圖畫爲工卽點睛之龍醫蹄之馬亦龍竟
馬鬼匪眞龍馬也若以儀象爲準穆王工人膠木互設
式歌且舞終爲假物不號活人問天天何言哉或曰子
言綠矣人有知天者有不知天者不知天者問於知天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天

者知天者答不知天者辟如北人不知蠶之可衣南人
不知羊之可種山居不知舟之利涉水居不知輿之攸
行豈蠶羊能語舟輿善酬哉余則滋惑耳之前日之下
可問而知也有四天有九天有百千萬億之天有天外
之天天中之天豈一天歟子六知之如談掌中之果杌
上之俎子宣知之如見比目之魚比翼之鳥嘻異矣學
耶智耶邇自狀耶昔者有侏儒問天高於修人修人不
知侏儒曰子雖不知猶近之乎我夫修人侏儒唯之與
阿相去幾何若余之于二子不啻務光而望無路之人

也已朕二子非漫朕者數原於理則數名亾術本于道則術名去遠則上古岐伯之隸近亦西域利師之徒乎

寫天新語序

天學太史之事儒者不雅言焉朕程子謂佛學本心聖學本天甚矣天不可不學也天知乎人知人斯知天矣人三百六十骨節與天一歲之數同人一日二萬五千二百呼吸與天一日一周之度同天者人而知同天者人之心心與天異否耶考心者必以中考天者亦必以中則太史之菀術卽儒者之道術也近有西洋學與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无

中國所譚加巧密雖小異而未嘗不大同世以剡子比之閩浙傳其學者甚多平西閩之子宜篤好之誤有寫天新語一書余得讀之起而嘆曰世有難知者四太古之荒忽海外之渺冥身後之游變與上天之靈虛皆不寫者也古曰畫鬼魅易畫犬馬難上天譬之三者猶犬馬之視鬼魅云爾天有象有數數不能逃于周髀象不能逃于靈憲寫之而恐不似則謹毛而失貌者有之矣寫之而恐不真則掛一而漏萬者有之矣賦六合者未免疥駱駝之譏知星宿衣不覆豈欺也哉余竊聞宣子

當今之儒者也與吾友印茲賡之密之諸君子交至深
從事聖學而以心印天以天印心寫天者其即宣子之
寫心也乎又聞閩人有游子六者受西洋利瑪竇之學
著書曰天經或問是書實表裏焉夫西洋善幻多奇迹
琴鐘自鳴與穆天子時化人相誇令守一家之樸學殆
不知之矣

李空同文集序

關西李空同先生少壯登朝踰強罷斥位不配德遇不
配才學者至今悲之狀讀其遺文皆以爲高山大斗云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三

嗚呼士君子發憤有時也孝廟下詔求言公以尚書郎
盍陳得失詆訾壽寧至下詔獄賴天子仁聖未幾還其
官當是時人比公如賈誼陸贄毅皇冲年劉瑾悞之以
鷹犬毬馬勢炎如火公艸䟽激河東韓司徒等力再下

詔獄幸瑾伏誅乃復其官當是時人比公如朱雲辛毗
後督學江西忤御史互奏至煩遣大鄉問訊就臬獄周
內之卒不可得亦免其官當是時人又比公如汲黯包
拯益逆龍鱗捋虎鬚者數矣公之大節卓犖如是不言
文章文章豈大于是哉成化正德間國家興百有餘年

矣文運尚未爛起說者比昭代於李唐洪永如王楊之
才宣正類燕許之筆發憤北地爲韓愈柳宗元之學者
公一人而已宗元失足二王自云立身一敗萬事瓦裂
何足稱也昌黎大節庶幾可以服公狀其文烏不知其
雌雄矣韓雖崎嶇窈窕于一官位列卿貳亦云華廡公
僅豸臬四品耳窮促亞柳造且不及也至今悲之其誰
曰不宜韓志柳有之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
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雖使子厚得所願
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嗚呼今之君子謂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二

三

得若失者非一官邪官之外尚有得失信乎否邪公斥
不爲不久窮亦極矣自力以致必傳於後世者旣章章
于此矣亦復何悲哉余獨怪夫憂讒畏譏之懷逐臣太
婦之韻連章累牘而不止也不亦猥淺倖直不可訓乎
嗚呼君子而不遇於世蓋亦難矣感恩者小人之庸態
也報知己者國士之苦心也正德蓋難言之孝廟爲一
郎中特救光祿供攢盤遊南宮爲戚畹和解貴人環御
哭訴至推案出於大臣言及事前後不一嗚呼千古而
下讀史知其事尙爲之泥連涕泗況身當斯遇苟不爲

之悲歌慷慨死而不忘豈人也哉余至固陋受先帝優渥大似我公其於文培塿之于高山小星之于大斗敢言似邪嚮往凜仰蓋有之矣故讀其遺文悲其所遇未嘗不太息而涕泗汎濫簌簌下也語曰事類相感病同相憐之信國集杜陵詩曰如自說我意中事不知其爲杜也余今於李亦云寓梅谿稍爲刪芟意欲全其爲韓而已非敢移山而酌斗也知我者其惟公平知我者其惟公平

歸太初先生象齋文集序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二

三

輔臣居日月際隆隆赫赫作威之易爲善何難古云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豈翳天性忠純良亦多美勝耳苟內念城府外祝網羅邦慶榮懷身芳史冊易名任子報亦不貴矣必也敗絮耐彈刮刀呈笑黨與鋤賢奸言割直率使賊滿四海憂集一人瓦裂榱崩淑亦焉救尺帛爰賜蕭寺冤飛唾罵之存田廬何有國斯墟矣家亦覆焉迹斯已事皆徵見聞每念朱雲小臣桺忼賤吏一借劍上方欲斷帝師之頭一橫表天子屈讀一二十遍皆敵以下所不能堪惟義蘊丹田辭昌黃屋陰鬱調魄陽落

妖台凜凜生氣至今云先萬曆朝衣鉢相公劄惡軟美
師師非度禍煽百年馬斤蟬寒噓聲殊寡苟一有之大
殛小竄私仇快已厲名歸君骨戰齒冷厲鈍無術毘陵
鄭太初先生以儀郎上書詆切當路如道子畫地獄變
相欲人廢屠又如華陀割截肺腸洗濯之欲其身復活
乃竟外逐且錮之終身余生也晚不獲見先生狀未敢
差池艸木臭味箭筠幾許上揖蒼松仲子邪郵豕齋文
集見示且命之序私惟理亂之數賢不肖之生有物宰
之邪無物宰之邪唐人孫樵之紀夢也若有告之者曰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三三

正聲在縣諍舌在軒吾則入瀆葦濁入圓肉角澤旬而
穀土好聲在堂諛舌在旁吾則友耀而萑反澤而珍坻
坤而裂乾樵則訶之曰相獲其哲老魅跡結爾曾何伐
相獲其慝魅怪橫惑爾曾何力信斯言也陟哲黜慝疇
秉王鉄啓翼聰明實維司直彼冥漠者殆亦貪天今日
浩浩橫流翳翳白晝無所引咎蓋愾斯人矣雖朕先王
命問故在也爾泉臺揆席尚有客嚙豹犬妾鬪蟋蟀者
耶又聞王珣捨宅何胤放生受易於雪山老人談道於
淇澳石女曠如也視處貧而嘆執履遭謫而騷鳴騰者

何萬里耶余夙與漳海游憶癸未戌酉陽過濫口聯床
浹旬言及庶常輒涕被面曰過毘陵鄭太君下荆婦躬
竊覷之慈孝靄吉嗚呼士重有恥相貴無權苟不其狀
閉口捕舌禍焉邈也鄭世懼之矣讀彖齋集薑桂猶辣
藜藿不採千載之下如將見之

史惺堂先生文集序

世宗中典士大夫好學多持高節寧激毋諛言行巉巉
朕號近古矣當是時兵部員外郎楊公以諫死西市天
下痛之黨禍且起人相戒不敢近先獄繫俱櫛沐飲食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二

三十四

同寢處同官則九江九崖余先生後進從問學者則饒
州惺堂史先生云余先生與王元美李于鱗以古文相
倡和史先生與傅愚齋耿天臺以理學相後先皆人倫
模楷海內爭師之余先生後稍微近始搜獲遺集於兵
燹之餘方欲刊以告同志史先生後益大余獲與其孫
郡丞企勉公以烈皇帝登盍思同召試於廷越三十有
三年又獲與其曾孫孝廉文令遊始拜請先生文集讀
之讀已蹶朕興曰盛世之儒行有枝葉衰世之儒言有
枝葉有以哉先生之文非文也蓋先生之行實錄也云

爾余則以爲學無常主無欲爲真神龍可得而參者以
有欲也而況其他乎先生爲守令襍被自隨箝箠不爲
童豎乞丐行近孝義皆不靳躬拜之而席寵大吏卒百
撼不一動色接物豈有殊情哉無欲而已矣易曰見金
夫不有其躬躬固吾所自有也金一見而躬且不有矣
人盡夫焉可也太史公傳貨殖至以倚門刺繡與結駟
連騎者互相頡頏人貌榮名遂至是耶士大夫不幸而
至類于倚門刺繡者無他欲不能無故也無欲莫如有
恥恥心一立大固可堯舜君民而小亦不失鄉黨自好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三

恥者如子半日生滄溟中騰騰欲上黑霾紫蜺自不敢
干之光明所及胸藏灑練耳目發皇但觀恥力之所到
己卹朕足異矣矧數十年設誠致行乾乾翼翼朗朕中
天如一日何欲可得而侵耶先生有恥一言正人心端
吏治厚風俗裕後昆皆此物此志也居幸與敬齋近而
愚齋之學又出白沙淵源所自固不可誣者余少時猶
及守約朱夫子門得聞緒論一時鄒忠介李忠文講學
首善書院與鄉里澹臺濂溪鷺湖鹿洞互相倡明人材
爾時多瑰琦俊偉近者士大夫諱言學恥心蕩朕鄉以

賢重官因賄崇燕并堂焚煎過河泣追念已事血縷纏
如已耳先生壯年作吏既泪于甬江之作威晚歲教人
又格于江陵之厲禁雖不能竟學力所施朕言與行乎
文因質儷讀其書如箴如銘沁微刺隱耳赤而睫淚欲
簌簌下者先進遺風居朕在也

黃闕菴文集序

物之接也或以目或以聲不必其器也物之聲也或以
羽或以脰不必其喉舌也鐵之鈍也磁石引之他石則
否磁能引鐵於芥也則不及琥珀矣石激之鳴也蜀桐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三十六

起之他桐則否蜀桐而不魚形其於石鼓也則亦不及
鼉龜之皮人有嘆噫笑嘖爰有音聲高下古人不知何
故彙之爲蟲鳥之書象聲耶聲則文象形耶形則亦文
蟲鳥而人言人大恢奇之人而蟲言鳥言化而爲蟲形
鳥形又剝桑竹爲牛汗爲鬼泣圖之亾寤期至今後之
具是聲是形者歌者彌歌哭者彌哭歌哭不已猖狂耶
睢奇生怪怪生無恒天地反覆鬼神蹶張吁誰爲爲之
形實聲虛形可避聲可擊耶形水能汨之火能熱之金
能毒之聲水則縱縱爾火則爍爍耳金則鑄鑄爾故敵

於聲則避之主人於聲登高而引以擊搏陰陽可落星
漢於日中奏雷霆於夏永吁古今之於聲也者何未數
數狀耶狀噉蛄之鳴鳳凰之叫一食露一食琅玕其清
相埒也而洪纖遠於奔馬其形不相埒也右袒聲右袒
形耶曰翁仲不緘口不銘背亦一金人耳孫登對之必
不彌莊周遇之必不喜何也無雄于形者也雄於形者
必聲矣乎余友天下之人象形不足攷聲有餘風吹角
中兆出土外幽通濕氣光豁重心若仲霖也者頭碎殿
鳴舌寒城鹿潮迴瓠子氣鬱衡陽辯借東方字欺西蜀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怨詩有會而作恨賦匪人攸聞若仲霖也者狀狀足足
形斯大文獮獮禹禹聲斯大武者耶歌可以當哭歌可
也哭不可以當歌不哭亦可也歌歌哭哭之故海水揚
波昆灰熾炤惟掩耳矐目走耳敢翱翔而過問之益風
霆於天爲怒怒則鳴金於時爲殺殺則鳴人竅且疾病
則呻吟而呼鬼橫死而夜號鳥獸失羣過故樓則躑躅
悲鳴石有憑則言水激則磔狀而發聲天下能聲而不
能言能言而不能音能音而不能文者非不有陰陽人
鬼有情無情之漸激也苟不洩之入地入天千歲不毀

必爲怪妖生作長鯨死來大鳥血從啼出腦由吼乾皆
斯物也吁誰爲爲之余昔與仲霖發包山之逸藏振練
水之幽貯鄒魯有驛姚姒無涯赤珪白珪石鏡水鏡稱
量薄海臨照秋雯自謂橫絕一時不願獨有千古坐看
塵海臥老雲山玉雞不啼石鱗欲動高文欣賞寧昧斯
言聞五噫之歌當十賚之及也

萬給諫諫艸序

余讀萬于九臯封事三篇蹶然而興曰异哉以維陽之
才而作長孺之憲何渠不廢頌穆如哉蓋傷秦階之未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二

三

平而代鼎耳虞餽覆也閩嶠瘴海時爲何等思我憤憤
學古容容欲濟多艱愚夫且色沮矣九臯芒履布衣夜
宿木杪濕光寒影杖策軍門視一身如輕煙冷岫臍上
耿耿欲答所天此豈一念夢乘車蓋將與握圖斷臂輕
重迥朕不待一二計也杜子美萬里間關僅達行在倉
卒拜拾遺將謂諫書必多詩史一行問夜爲計幾何友
人岑參至云聖朝無缺事自覺諫書稀斯匪時無刁豎
之遺諷邪我思文義爲君臣思猶父子御前新進應答
如響日中傳宣遂逮午夜止輦稱善庭燎煌煌方是時

也千載一日凡百有位莫不請共萬子身荷斯榮言危
色正寧綿相不蕉彈哉邇者天業載底忠憤彌勤尚有
舊人介茲景福庶黃屋十行之札皂囊專言之書彤管
成編天官氏將覽其副焉

施偉長叩竹杖序

昔鄭泉畢卓皆願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
頭便足了一生王無功爲三升醞肯戀太常陶元亮意
五百畝可以種秫乃就彭澤古人一官游戲想亦不得
碎此物耳陶空視時運傾固不念長沙逸氣王對對秋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三

色山日落暉視河汾門多將相漠如也官旋唾棄大放
於醉鄉者豈好誕也哉古州施君偉長少讀等身書鬢
蒼如畫壯行萬里馬上磨香草艸露布好多以暇哀狀
成書文情秀媚若太平時五陵貴介折節四門鬪慧而
爭妍者何韻甚也近解官客吳越益放於詩詩律甚細
及來寓九江謁見蕭寺余灑狀異之五十年來目中未
見此人人物志不云平質素平澹中獻外朗筋勁植固
聲清色懌儀正容直九徵皆至則純粹之德也以相備
長未獲閱一三辰不軌拔士爲相固其當也乃雜介胃

間日狎嘲營道卒不扳起今寂寂笑人何哉雖朕俊鶻
一擊不中終身息機桓公蒲博不必得則不爲差強人
意若雞肘卜太取殆奴命魏武矣偉長視一官如蟻穴
放懷天地獨不忌酒徒旅次卽無與飲者孤影拊雅怡
朕自得冲量澗情有不可以涯涘者霜寒葉落老艾幾
何吳大武曰公績亾者已矣荀卿尚在何患無人余願
偉長善自愛也諸公題目武比之于孔融陳亮或比之
於劉蛻孫樵人文分藻故差互爾君家希聖隱洪州西
山有西山集十卷西山亦王績陶潛之所流連致嘔也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四

乃若宜生北風今日甚勁筆來筆來直不辜三十二熊
賦矣由斯以言偉長似續宗英雖坐中書堂可也何薄
監司如換醉告身哉朕使果致酒五百斛船九江抱關
吏定權其半邛竹杖將如之何

集序

迎立時余在雷都諸臣意見角立畏而避歸
既小人柄用正士一空新命已辭尚惴惴不免方是時
吾師海岸先生乃緩步受祠部一席聞者莫不怪之體
中微病口無擇言小人方僞汲引以伏殺機先生殺朕

匡拂斬其邪謀諸奸始悔鑄錯忤視久之無何畱都
一時在列不覲顏 則抱頭鼠竄先生不降不逃大
署其門 敬畏之高爵嚴刑誘脅萬端困置非所閱月
凡五卒從容就義一念不迴畢命之期天爲陰暝嗚呼
余事先生久平生訥訥言不能出口體弱不勝衣忠義
激發海立山飛賢者固不可測乃如此哉先生喜從浮
屠游治其學甚深余嘗嘆禪門濶大託宿頗多未免賢
不肖混淆君子小人貿亂若名節烈忠增光佛乘前則
張子韶後則先生二人而已 一集從者得自獄中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十一

耐軒集序

士大夫辭山水入郡廨釋絃誦就簿書非甚有宦情者
不能耐也所以稽康恐發狂病張詠自號乖崖詳味性
情應太人不遠耳潯陽亦千里之郡也白少傅稱南樓
山北樓水風篁月笛可從容詩酒間遂有捨此官何求
之意於時符徵士載又述駕車乘州疊轂聯璫威猛則

飛訕阿嬌則腹誦瞿戒色九派若大行焉蓋天下事亦在耐之而已能耐炎州焦石亦猶投之清冷之淵也不則十里松聲千峰雪浪卒曷療於瘠渴哉僕讀席先生耐軒集而輒狀欣慨也韓忠獻官開封時暑月理事鹽汗浹背王文博見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眞僕射才也先生剔歷外吏不調者十年矣思無躍冶嘆不積薪形彼詠詩軫勞憂旱測測欸欸好語動人又好陟廬山掇石鏡尋玉簾品康王第一泉坐第八洞天中玄玄空空譚則揮塵射必麗龜樂與諸名彥遊僕陳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聖

士業徐巨源寓書湖瑤皆推茲慧業爲方內鋒鉅而僕尤折先生以一丘一壑一觴一詠之胸爲清廟明堂之什爲黃鍾大鏞之韻自處簡靜方袍蔬食措大風規如故也僕壯時亦學浪游客有詔之者曰是官也宜耐曾誠之署三字於門一曰貧二曰勞三曰怨皆可耐難耐者神辱耳幸不辱而他何計焉先生僊吏如天際孤雀上苑神羊方且鋒車徵爲典冊竊效部氓之祝願無忘茲軒昔有除左僕射者天子使人覘之門闌悄狀矚其庖內寂無人聲乃聞大笑曰某大耐官職他日政事堂

措寓內於無事偶念舊遊得毋臨風南望拊几而哦曰
似得廬山路真隨慧遠遊

歸田紀畧序

惕菴之南遊貴竹也余送之江樓把手而泣曰行矣尚
可遺種僕輩土偶耳知流何所底方斯時楚氛甚惡逆
惕菴應不生還旣而卒得還還而有歸田志畧志悲也
朕僕怪惕菴大節歎歎率筆如嶽峰不可狎訾笑不苟
至是作謾語向人曰歸田亦何田可歸乎太守太郡拾
椽採枵卒餓以死今人訝爲遙古史或諛誦以惕菴觀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三

之豈誣也哉惕菴文筆俱成家磔磔朕見異二子氣矜
而才能讀其書具藏于家疾草以是帙授其輩行遠乃
私鈇之後有誦斯詩者採人言善循良忠義二傳可置
文學獨行二傳亦可置也嗚呼知惕菴者又多乎哉

廬中人集序

廬中人廬中人豈非窮士乎此古歌也今莆山之陽有
君子焉曰余賡之者非廬中人也自謂廬中人殆莊生
所謂求其使我至此其極而不可得者耶余與賡之異
鄉而同學異舉而同舍異事而同逐三十年相慕而不

相見也老而乞食于莆庶幾一見而廢之病足謝客矣
予方大憾旬有五日跳以出持我笑且泣遺我以詩送
我以文盡出其詩若文集以示予且喜過望因屬序之
流覽而嘆曰今亦惟蘆中有詩耳文耳匪曰詩文亦惟
曰蘆中有人耳昔者登西臺而哭子先公者非閩中之
君子歟予登南臺而望漳岑泫然流涕焉追憶東吳之
訂交西江之著易益城倡和語笑依依頃雲旌電旗上
逐咸池而予方短髮窄衣空懷許劍謂之何哉幸賡之
猶在吾邨不孤高骨奇懷雖窮老且死而其所謂激風
來是堂文集

卷之三

四四

雷煥河漢貫金鐵而聳高華者雖千百世不可得而蝕
也固其人爲之詩文蓋有助焉後之君子於國史之外
家乘之中採掇遺人佚事讀其書誦其詩未嘗不爲之
一唱而三嘆曰菰蘆中固自有人

